

八分好

□汪亭

有憾有想，八分为好。”

山谷空灵，古寺清幽，这番话分外悦人心扉。凡事只争八分，不贪十足。这种处世境界，说来容易践行好难。

想起年少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几尽疯狂地追求。每天上课时间写情书，等到放学跑去她的桌椅上坐一小会，把情书夹进她的课本。日日一封，心事纷飞。几个月下来，女孩突然传来一张纸条，寥寥数语，冷冷清清，劝我不要再写。

那时的我，内心如有一头快速奔跑的狮子，不管女孩如何回应，依然我行我素，将满心爱恋一股脑儿地抛送给她。那些时光好年轻，爱得太满太执着，不给彼此留一点空隙，让爱的人感到压抑窒息。最终，相思成落花，零泥作尘土。

大学时候喜欢写作。每次写完一篇文章，遣词造句改之又改。几十次的增减，从每一条句子到一组词语，甚至一个字，都反复斟酌，力求结构完美，韵律工整。在不断的修改中无法自拔，纠葛烦闷。

住对门宿舍的师兄曾跟我谈心，

说我语不惊人死不休，但过于执拗未必是好事。曾经年轻气盛不能理解，如今才知，行文应不拘形式，随心所欲，以情理动人，适时留白，让读者遐思，才能产生共鸣，深入人心。

医者常说，饮食八分饱，真是至理箴言。高中时住校，生活拮据，每晚上自习到十点多。腹中空空，挨饿过夜，落下了胃痛的毛病。大学毕业看中医，吃了半年的中草药，苦不堪言，却收效不佳。

而后索性不吃，自己琢磨着调养，每日三餐定时少量。遇到美味食物，同桌们大快朵颐，我自控少吃。半年后，胃疼反酸的毛病居然慢慢好转。食欲乃人之本性，可五脏六腑自有习性，顺其自然，才能互补互助。反之，内外争斗必然相伤。

年少的情事，做得太多太过，令人生厌最终落空。对待写作过于追求形式，让自己困陷其中身心疲惫。人到中年，历经世事洗礼，慢慢醒悟出八分好的真谛。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自然如此，人生亦同。切莫追求十分圆满，舍去二分累赘，定能收获八分之好。

巫山云

(外二首)

□崔墨卿

一段云 千百年来
在长江岸边摇曳 摇曳成巫山顶上
一条飞扬的彩虹 渲染山峰的神秘
摇曳成神女腮边 颗颗相思的泪滴
谱写一部千古传奇

十二峰蕴藏着 涌流不尽的春息
爱的芳草 年年 在这里先绿
一首不朽的歌谣 江水般奔流不息

有时也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遮住流淌的千帆 缠住纤夫矫健的步履
一滴愁苦的清泪 沉入茫茫的江底

巫山云

不为悦己者喜 不为怨己者悲
只把海誓山盟的爱 牢牢记取

在甘南，又见炊烟

在甘南，在西部遥远的天空
从朗木寺青翠欲滴的丛林中
从藏族同胞的小木屋里
飘出了一缕缕银白色的炊烟
它是一首天孕的诗
写上飘渺的蓝天
它是母亲慈祥的手臂
在长空把我频频招唤
白龙江水冲开了记忆的闸门
逝去的昨天在眼前翩跹
如豆的青灯映出不眠的夜晚
母亲在灯下飞针走线
她用结满老茧的双手
为我赶走了一生的严寒
绳床瓦灶前银发斑斓
屋檐下飘出缕缕的炊烟
母亲为我果腹的粗茶淡饭
是我生命成长的摇篮
今天，母亲早已离我而去
炊烟使我回到了六十年前
见炊烟就看见了慈母的身影
见炊烟就看见了故土家园
炊烟，你是我今生今世
永不退色的思念

题九江琵琶行

我来江洲也晚
早已不见了琵琶女
和落魄的江州司马
走遍大街小巷
竟寻不到司马的府衙
和当年的一砖一瓦
只有一座琵琶亭临江而立
记载着当年那个
天涯沦落人的史话

我在岸边留连踟蹰
面对着瑟瑟秋风
和摇曳的枫叶荻花
只见长江万里
翻卷着彩色的浪花
一艘艘巨轮穿梭往返
载着井冈红米庐山绿茶
下婺远 走江夏
把老表的深情表达
虽然 从此只能在梦里
去聆听那断肠的琵琶
一首《琵琶行》
却使九江名满天下

温度升

春深温度升
心燥气难平
读诵稍安慰
冰糕压时惊

抗大风

路遇龙卷风
旱地拔大葱
暗持千石坠
不做草飞蓬

务农时

归雁惊云气
雨肥松地衣
籽埋希望处
勤快出生机

花进院

九九寒消去
时时暖艳阳
檐前桃树小
两朵送幽香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那位染了发的环卫工

□罗培

我离那位环卫工阿姨住得不远，就隔几十米，她负责我们这一带的清洁工作。出门或回家的路上经常能看到她，不过彼此从没搭过茬，算是熟悉的陌生人吧。

她约莫六十岁出头，个头瘦瘦小小，眉眼柔和，脸上写着厚朴。要是摘去工作帽，最惹眼的要数她的头发，虽有花白，但盘绕成髻，整整齐齐，看得出是花了心思的。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位工作认真、勤恳之人。每次看见她，都是穿着那身橘黄色的工作服，拿着扫帚一丝不苟地清洁打扫，经过她“美容”后的每一处都干干净净，令人无比舒心。最打动我的是，每每在她清洗或打扫路面时，如若从旁边经过，她都会敏锐地提前察觉到，然后迅速停下或移开手中的扫帚或洒水管，干瘦的脸上漾起浅浅的笑，静候路人先行，举止十分有礼，如同冬日

里倾泻下来的暖阳，很是暖心。

有一回坐公交回家，她恰好也在同一辆车上，还是身着那身工作服，坐在我前面。当时，她正跟旁边的同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突然，听到她说起想把头发染成黄色的打算，为的是想显得年轻一点，也是对自己辛劳工作的犒赏。听到这，我的内心微微一颤。

车到站了，我们在同一站下车，走在前面的她和同伴继续聊着染发的事情，那传来的说话声藏着满满的期待。“没想到环卫工也这么爱美呢！”“是啊，而且都这个年纪了，有这个必要嘛。”……不知何时，旁边窜出两位年轻姑娘的声音，语气略带疑惑和不屑，议论着那位环卫工阿姨。瞥了一眼，这不是刚刚一起从公车下来的嘛。看着高悬的似火骄阳，却微微感到一丝凉薄。

后来一个余晖绵绵的傍晚，再见

到那位阿姨，她变了个样儿，那是不曾见到过的样子：熟悉的橘黄色工作服被换成了一身休闲装，尽管衣着朴素，但看起来非常干净整洁，垂着不长不短的头发，头发染成了浅黄色，那黄色散发着一股精气神儿。乍一看，果然年轻了好几分。

几阵悠悠凉风吹拂，掠过她的发梢，缕缕发丝跟着风欢喜地跳起了舞，就像头顶繁花缀满枝头的木棉树，都在尽情展示它们的美丽。走着走着，柔美的霞光洒在她身上，宛如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在闪闪发亮。

看到这样焕然一新的环卫工，我不由得暗自替她高兴，她也照亮了我这颗这凡尘的心。无论处在多大年纪或从事何种职业，都应该怀揣热爱生活、善待自己的态度，也拥有合理追求美好的权利，大可自由地绽放自己的芬芳和光芒。